

## 我的台灣生活

政治經濟系交換生 鄭冰顥

來自浙江大學

在寫這篇感想的時候，已經是離開台灣一個多月之後了。心中有太多的感想，感觸和回憶，真的不知道從哪裡開始寫起。過年的時候，在整理家中雜物的時候，偶然發現了一張小時候第一次來台灣交流時的舊車票，恰好是十年前的民國 92 年，如今想來真是一種奇妙的緣分。十年前，我只有國小三年級，因為就讀的國小是由一位臺商所創立，因此，在那個兩岸關係尚未破冰的時代有機會來到台灣，幼時的記憶很多已經為時間所消磨，但是與台灣的點點回憶卻依舊留在了腦海中，記得甜甜的蓮霧，記得好難吃的檳榔，記得一種好好吃好奇怪像佛頭的水果，記得九曲洞，記得好美的碧潭•這是我小時候美好的回憶。

民國 102 年的秋天，很幸運，在十年後，又一次來到了台灣，重遊故土，再續前緣，如今想來，真是別有感慨。

台灣是一個很“暖”的地方，人暖，地暖，天氣暖，總是可以給人幸福的感覺，他就像一個“人間天堂”一般，也許這麼評價會得到誇張的批評，但是對於我來說，在台灣這個說長不長說短不短的四個多月中，台灣就是這樣的一個地方。它好像一場夢，一場很美很美的夢，在夢裏我認識了來自五湖四海不同大學的大陸同學，認識了好多好多台灣的同學，他們與我一起瘋，一起玩，也一起為了學業而努力；在這場夢裏，我暫時放下了在大陸的種種現實與壓力，忘卻“未來該怎麼辦”之類的煩惱，可以選自己感興趣的課程，學自己想學的東西，正因為這樣，儘管是政治經濟系的交換生，但是，我卻選了國立中山大學亞太區域研究所的四門研究所的課，以至於大家都認為我就是亞太所的交換生了。

在亞太所的日子，認識了顧長永所長，郭育仁老師，林德昌老師，與這三位老師的相識是我在台灣學習生活最重要的收穫。所長的和藹，謙和，博學，他的東南亞政府與政治課讓我學到了我在浙江大學本科階段不可能接觸到的知識與世界，他讓我開始對東南亞瞭解並且開始感興趣，也讓我將在將來選擇一個主攻研究時多了一個選擇。與所長的幾次長談，都是那麼愉快，雖然我實在知道的不多，但是和所長聊聊大陸的政治，大學，生活，和台灣的對比，和東南亞的國家的比較，都讓我受益匪淺，也讓我對老師產生真正油然而生的尊敬和佩服。在大陸的時候，一直很希望與老師可以親近一些，可以在除了授課時間與老師有一些交談的時間，但是，也許大陸的學生太多的關係，又或者是老師太忙的關係，這一願望總是很難實現，而卻在台灣實現了。與郭育仁老師的結緣，帶著一點點傳奇，在此可以略微透露一點，古話說“不打不相識”，大概就是說的是這種緣分，郭老師是我所遇到的老師中最特別的一個，這種特別是不能用一兩個特徵去描述的，而是“所有”都很特別。與郭老師發生了很多很多很有趣的故事，在此就不能贅述了，但是，他讓我看到了一個依舊秉持“古道”的老師，心中時刻帶著為學生“傳道授業解惑”的使命，而這樣的老師，卻有著一張讓他苦惱的“不像老師”的年輕帥氣的臉龐，會帶著墨鏡、開著跑車，帥氣地、就像明星一樣從車裏向看呆的我們“得意”地招手，而這樣年輕陽光，還帶一點野性的老師，卻閱書無數，和我們說他有一個願望：希望將來可以把一個小型圖書館留給自己的小孩。在上林德昌老師的國際政治經濟學課程時，總是得到林德昌老師的諸多照顧，老師送我的書，我很認真看的，真的很謝謝林德昌老師。雖然，來自大陸，而且是尚在讀大學部的學生，但是在亞太所學習的日子是那麼開心和充實，學了很多知識，也認識很多朋友。

由於修課的關係，我幾乎與亞太所的碩一的學長學姐每天都同出同進，這樣我與他們有了時間去相互交流與瞭解，他們也展開了雙臂歡迎我的到來，他們視我為亞太所的一份子，要請我參加各種班級的活動，帶我去吃台灣美食，在學習上也幫助我我很多，在於他們的交往當中，我感受到了純純的“同學之情”。在大陸的時候，朋友往往會與所謂“人脈”聯繫

起來，友情總是會被一些“物質”與“功利”所污染，而在台灣，友情就是友情，這種快樂與滿足是心靈的，不是物質的，如今與他們分離，真是想念萬分。

在台灣的日子，就是這樣的輕鬆，輕鬆並不意味著無所事事，而是一種因為“單純”而變得輕鬆，上某一門課並不因為他可以給我帶來什麼只是因為想要學，與某人交朋友並不是因為他將來可以幫我什麼，而是因為喜歡他，與他在一起的時候很開心，喜歡與老師聊天，並不是因為老師會不會做我的導師，或者讓我參與到他的項目中，而是因為由心而生地喜歡老師，尊敬老師，與老師聊天可以收穫很多在課堂上學不到的知識，因為單純而輕鬆，滿足和幸福。

如今，夢醒了，我又回到了現實，實際與物質又再一次圍繞著我的生活，但是生命當中有這樣一段輕鬆和滿足的生活，我終於可以說，不後悔來台灣這一趟，不，應該說是兩趟，下一次相遇是什麼時候呢？我與台灣有一個約定，天機不可洩露咯。

別了，台灣，我還會再來的，在不久的將來，朋友們，希望你們不要忘記我哦，等我！

